
說「昔」字並論「𠄎」形的真正來源*

陳劍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殷墟甲骨文中已多見之「昔」字，與所謂「遠古水災」、「大洪水」云云完全無關。其形應分析為從「日」從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形」得聲，本義確為「往日」、「昔日」，但就是一個普通形聲字，其中並無多少所謂「文化信息」。其聲符部分本可獨立成字，其字亦或作他字聲符，象「粗糙皺皺」之形，可以看作「腊、𦉳」等字共同的表意初文，也可以說為抽象意義的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。

甲骨文中用表「災」之字的𠄎類形體，係在水災之「災」的表意字中間加注「才」聲者之形的簡體，與後來的所謂「𠄎」字並無沿襲傳承關係。「災（災）」字全體應係由「熿（熿）」字省略變形而來，「𠄎」形實來源於「𦉳/𦉴（𦉴）」字上半聲符「由」旁寫法的變體，最初亦未必曾獨立成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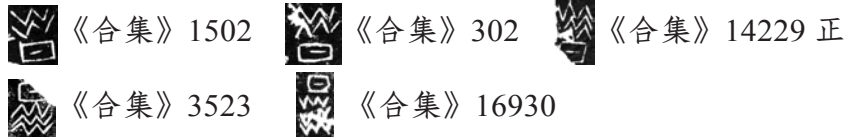
關鍵詞：字源說解 「昔」字 「𠄎」形 「𦉳」字

*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「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」（批准號：20VJXT018）的成果。

壹、說「昔」字

一、有關字形與諸說

「昔」字殷墟甲骨文中已多見，略舉數形如下：¹



其中「日」旁或位於下方，或位於上方。除去「日」旁的部分，則可描述為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」形，以下或用「△」代表。

對「昔」字構形的說解，似乎是從一開始就異議不大的。葉玉森〈說契〉解釋謂：

《說文》：「**𠄎**，乾肉也。从殘肉，日以晞之。與俎同意。」籀文作𠄎。按籀文乃「腊」字。古必先有「昔」，乃孳乳「腊」。契文「昔」作𠄎𠄎，从𠄎𠄎，乃象洪水，即古「𠄎」字；从「日」，古人殆不忘洪水之日，故制「昔」字取誼於洪水之日。智鼎作𠄎，上亦从𠄎。（原注——奚度青曰：「昔从『𠄎、日』，說至精。揚子《法言》所云：『洪荒之世』，即古『昔』誼。」）²

這是迄今仍影響最大的一般講法。如《甲骨文字集釋》李孝定先生按語謂：「葉說是也」，³《甲骨文字詁林》姚孝遂先生按語謂：「葉玉

- 1 參見李宗焜編著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中冊，頁411-412。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402。
- 2 葉玉森：〈說契〉，《學衡》第三十一期（1924年），「述學」，頁1b；收入于省吾主編，姚孝遂按語編撰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第2冊，頁1104「昔」字。後引諸說亦多見此，不再一一詳注。
- 3 李孝定編述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（南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年），第7冊，頁2210。

森說『昔』字之形體是對的。許慎據小篆訛變之形體立說，故多舛誤。」⁴ 當今古文字學者的一般看法，如近年林滄先生亦謂：

（古文字）字形上也保存有很多歷史信息，比如甲骨文「昔」字，上面或下面是幾道波浪形符號，商朝創造這個字的人認為以前是有過大洪水的，這是一個很客觀的證明。⁵

所謂「大洪水」云云，現所見各種論著，從學術性研究者到通俗讀物，或有更多闡釋發揮，乃至聯繫到諾亞方舟云云為說。其例殆不勝枚舉，不必具引。

其他還有一些影響不大的講法。例如，或說「昔」字除去「日」旁的部分像「蛙」形云云；⁶ 或謂「昔字的字形表示太陽曬土坡。本義為『曬乾』，與『晞』同義」；⁷ 或謂「本義為日落前後即傍晚時的浪潮。本義為汐」；⁸ 或謂「『昔』字的本義為『太陽落下至星出之前的那段時間』，進而引申為『古昔』義」；⁹ 或謂「『昔』的本義是由日落而引申出的『從前』、『往日』」義，¹⁰ 等等。諸說皆從表意字的角​​度立論作解，與我們的看法有根本性分歧，不再具引評述。

我認為，對「昔」字說解最重要的突破，是劉釗先生指出的其字當係形聲結構之說。他認為，「昔」字當分析作从「日」从「𠄎（災）」聲，並謂：

4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1106。

5 故宮博物院編：《甲骨文入選「世界記憶名錄」發布會暨「甲骨收藏與絕學振興」高峰論壇紀實》（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9 年），頁 44。

6 馬孝亮：〈對兩個甲骨文字的探源〉，《中原文物》1988 年第 4 期，頁 55。

7 何金松：〈釋「昔」「腊」〉，《華中師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84 年第 1 期，頁 119-121。

8 張玉金、高虹主編：《全功能漢語常用字字典》（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1110。

9 王穎：〈釋「昔」〉，《語文學刊（高等教育版）》2011 年第 7 期，頁 35-36、40。

10 馬之嬭：〈「昔」字本義探究〉，《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2020 年第 5 期，頁 59-62。

……(葉玉森)將「昔」字視為會意字的解說早已被古文字學家所接受，多年來似乎已成定論。其實這個說解是錯誤的。昔字應是從日𠂔聲的形聲字。古音昔在心紐，𠂔在精紐，皆為齒頭音，从昔得聲的精即在精紐。故昔、𠂔聲近，昔从𠂔應該是起聲符的作用。¹¹

其後的說解者，即或折衷調和、猶疑於會意與形聲兩說之間。例如，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既謂「會遠古洪水成災之意」，又謂「𠂔亦聲」云云；¹²《說文新證》謂「會意，可能『𠂔』兼有聲符的功能」云云。¹³凡此皆尚可略作補正。

二、「昔」字當為形聲結構補說

(一)

首先，△是可以獨立成字的。賓組甲骨文有一版「昔且(祖)丁」云云正反對貞兩辭，其中一形「昔」字沒有「日」旁而僅作△：



《合集》1772 (《乙編》7492)



同版對貞者 (《乙編》1968)

劉釗先生已舉此為證，來說明「昔」當是形聲字。研究者或仍說前一形為「會意字的省形」云云，¹⁴實則大可不必。

此外，《合補》5067 賓組卜辭又有如下一形：

- 11 劉釗：〈釋甲骨文藉、羲、螳、敖、𠂔諸字〉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1990年第2期，頁8-9；收入氏著：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5年），頁1-4。又參見氏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（修訂本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45-247。後引劉釗先生說皆見此。
- 12 黃德寬主編，黃德寬等著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第2冊，頁1630-1631「昔」字。
- 13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（二版）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），頁537-538。
- 14 黃天樹：〈說殷墟卜辭中一種特殊的「省形」〉，收入氏著：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36。



其辭云：「貞：牛角不口△（昔）□。」現所見多種工具書如《甲骨文合集補編·釋文》、《甲骨文校釋總集》、《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》等，以及漢達文庫釋文，皆逕釋作「災」，且以其辭為全辭，恐不確。《合補》5067即《甲零》97，陳邦懷先生考釋云：

𠄎字，從兄邦福說：「疑是昔之初字。」邦懷按：𠄎象齒牙交錯〔引按：此參後文〕。疑是錯之初文。《考工記·弓人》曰：「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」鄭眾云：「紛，讀為『拵縛』之『拵』。『昔』，讀為『交錯』之『錯』。謂牛角角理錯也。」卜辭所問「牛角不口昔」，蓋為製弓之事也。¹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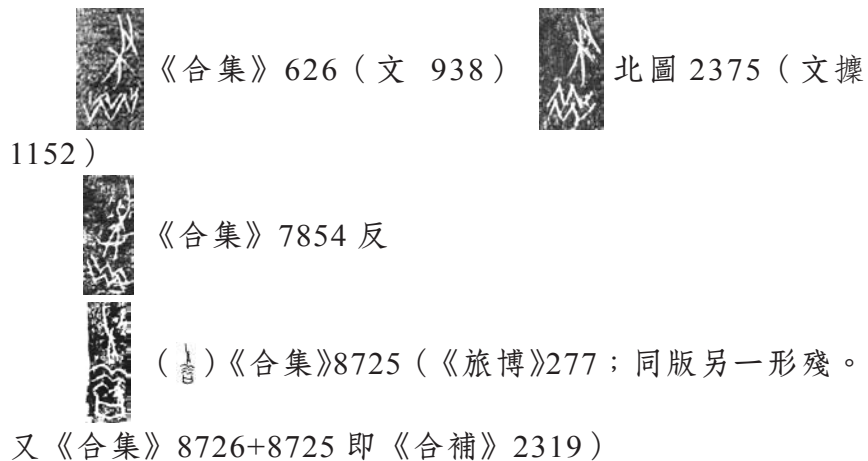
所疑「𠄎」形為「錯之初文」云云，以及與「牛角」相聯繫為說，都是很有道理的，詳後文。不過，由於其辭頗殘，又缺乏同類辭例的印證，所謂「蓋為製弓之事也」之說是否符合事實，則很難說。按古書記載，祭祀之牛的規格往往以「角」之大小長短為度，如《詩經·周頌·良耜》：「殺時稔牡，有捄其角。」毛傳：「黃牛黑脣曰稔。社稷之牛角尺。」《國語·楚語下》：「郊禘不過繭栗，烝嘗不過把握。」又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祭天地之牛角繭栗，宗廟之牛角握，賓客之牛角尺。」甚或因牛角出問題而不用，即《春秋》成公七年所記「鼯鼠食郊牛角，改卜牛。鼯鼠又食其角，乃免牛」云云。此辭關注「牛角」是否「昔」，即「文理交錯」（詳後），表明其牛老到一定程度，亦可能係與占卜祭祀所用牛牲有關。



15 陳邦懷：《甲骨文零拾（附考釋）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），頁29b，第97片考釋；收入宋鎮豪、段志洪主編：《甲骨文獻集成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3冊，頁417。因《合集》未收此版（《合補》5067），歷來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、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等工具書亦未收陳說（唯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編：《甲骨文字釋綜覽》〔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3年〕，頁313，第1349條「𠄎」等形下略錄），故似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到並加引用。

(二)


其次，除了「昔」字，△亦可作其他字的聲符。

劉釗先生指出，甲骨文中「藉」字或作如下之形：







上舉《合集》626 與北圖 2375，李愛輝先生已將其拼合，完整辭例為「其出(有)藉。○亡藉。」¹⁶《合補》2319 辭例同。前者即从△得聲；後者之形，則應理解為在前一類字形基礎上添加繁飾「口」旁，而非从△之繁形得聲。此猶「族」字甲骨文或作 (《合集》33017) 之類，其例甚多。西周金文「藉」字或作 (令鼎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2803)，亦應係最下从「口」形而非「日」形者(亦即全字尚非从一般的「昔」聲)。

西周金文中亦有从△聲之字，與「庶」字通用。謝明文先生指出：

厝觶(《集成》6509)「乙丑， (厝) 賜貝于公仲，用乍(作)寶尊彝」與庶觶(《集成》6510)「乙丑，公仲賜庶貝十朋，庶用乍(作)寶尊彝」相比較，兩者記日干支相同，內容相近，「賜」的直接賓語都是「貝」，施




¹⁶ 李愛輝：〈甲骨拼合第 286 則〉，收入黃天樹主編：《甲骨拼合五集》(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9 年)，第 1065 則，頁 66 (圖版)、293 (說明與考釋)。

事都是「公仲」，只不過厝𠄎用被動句，庶𠄎用主動句而已。並且兩者均出自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國墓地的 M251，又「庶」、「厝」音近，兩者應是指同一個人，這是早期人名假借之例。¹⁷

按從「石」聲之「庶」字與「昔」聲字在古書中亦多有相通之例，¹⁸此說無疑是可信的。同時，是否即與後世的「厝」字相對應，及其與「庶」字在文字學上的關係，也都還可進一步討論。因庶𠄎中的「庶」字作形（原作反書，已翻正），二者外部之「厂」形全同，形也有可能係在形之「庶」字基礎上，將其除「厂」形部分外全體替換為另一聲符（即本文所說「△」）而成。

（三）

以上我們在劉釗先生所舉之外，對甲骨文中△獨立成字和作他字聲符者各補充了一例。結合起來看，「昔」字應分析作「从日从△聲」，當無問題。其字以「日」為意符，本義就應是「往日」、「昔日」，亦正與「昔」之基本常用義相合。有關論證的邏輯重點在所謂「獨立成字和作他字聲符」，這跟我以前曾詳細討論過的甲骨文「安（安）」字與「𠄎（織）」字情況很接近，可以互相印證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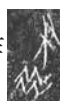



甲骨文的「安（安）」字，除去意符「宀」之外的部分「女」，既可以單獨成字（如、），又可以作其他字的聲符（如，與「侃」通用），從而可以推知，「安（安）」也該應是一個從「宀」從「女」的形聲字。¹⁹

甲骨文「𠄎」字（、等形）所從的▽形，應理解為「檣杙」、

17 謝明文：〈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，2012年），頁578。參看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 020：謝明文〉，2020年8月28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627>。












18 參看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367，「庶通昔」條。此外，「斫」與「斲」最初應同字，亦其例。

19 陳劍：〈說「安」字〉，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107-123。

「木樁」義之「櫜」字的象形初文。它應該也可以獨立成字，現雖未見，但從文字系統仍可推定。「戠」字即从「戈」从「𠄎」得聲，字中「𠄎」亦兼作聲符（此猶从「△」聲者除「藉」字異體外者亦另有字）；「戠」或加「口」旁繁飾作（此猶「藉」字異體之作與）；另有从「日」為意符者（金文之），應另有其本義（有可能就是表示卜辭數見的「日戠」之「戠」的專字；其字亦或作），演變為後來的「戠」形，亦猶从「昔」聲者即演變為後來的「藉」形。²⁰

（四）

但是，△應與所謂「𠄎」字無關（關於甲骨文一般釋為「𠄎」字者，詳本文第貳部分）。從讀音看，「𠄎（災）」與「昔」雖然聲母相近，但前者韻部為之部，後者為鐸部，兩部關係極為疏遠，「昔」字恐難以說為从「𠄎」得聲。從字形來看，如下所述，亦頗有不合之處。

△與甲骨文所謂「𠄎（災）」的有些字形確實非常相近，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同，如「𠄎（災）」之作（《合集》6040 正）、（《合集》17206）、（《合集》5933）和（《合集》17207）等等。但一方面，△只是與「𠄎（災）」之多種寫法中的某一類字形相近同，而跟「𠄎（災）」之一般形不合。此點於花東甲骨看得最為清楚。在這同一批卜辭裡，「昔」字作（35）、（548），而「𠄎（災）」字則作（206）、（247），二者寫法區別極為明顯。另一方面，甲骨文一般釋「川」之字或作（《合集》18915）、（《合集》28180）等，亦與上舉花東甲骨那類豎寫的「𠄎（災）」字近於形體混同，跟我們所說△與用為「𠄎（災）」者只是有部分形體混同情況相類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有某些寫法相同，也不是必然就得認為同一字的，△從字形看亦不必為「𠄎（災）」。

²⁰ 以上參看陳劍：〈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〉，上引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414-417。

三、「昔」字聲符的本義

簡而言之，我們認為，作「兩重或三重鋸齒形相錯的筆畫」形的△，應該理解作象「粗糙皴皴」(楊寶忠語)之形，可以說為「腊、𠄎」等字共同的表意初文。如果著眼於「表示抽象意義」這一層，即如前引陳邦懷先生之說，將△說為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，亦未嘗不可。

從語言學上講，从「昔」得聲之字多有「粗糙皴皴」的語源義，研究者已多言之。此舉論述較詳的楊寶忠先生說為例。《論衡·卜筮篇》：

《傳》或言：「武王伐紂，卜之而龜𦉳。」占者曰：「凶。」太公曰：「龜𦉳，以祭則凶，以戰則勝。」武王從之，卒克紂焉。

楊寶忠先生謂：

「𦉳」字不見於他書。……寶忠謹按：……今實考之，「𦉳」字从兆，昔聲，當即「𠄎」之區別字也。

《爾雅·釋木》：「槐，小葉曰榎；大而𠄎，楸；小而𠄎，榎。」郭璞注：「老乃皮麤𠄎者為楸，小而皮麤𠄎者為榎。」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𠄎，𠄎也。」王氏疏證：「𠄎，曹憲音昔。𠄎之言錯也。《爾雅·釋木》：『楛，𠄎。』郭璞注：『謂木皮甲錯。』《西山經》：『羶羊，其脂可以已腊。』郭注云：『治體皴腊。』腊與𠄎通。《集韻》𠄎又音錯，《考工記·弓人》：『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』鄭眾注云：『昔讀為交錯之錯，謂牛角犄理錯也。』《北山經》：『帶山有獸焉，其狀如馬，一角有錯。』注云：『言角有甲錯。』義並與𠄎同。」……

「昔」、「腊」有粗糙皴皴之義。《集韻·鐸韻》：「昔，犄也。《周禮》：『老牛之角紛而昔。』」《山海經·西山

經》……〔引按：經文及郭注已見上引〕郝懿行云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昔，乾肉也。』籀文作腊。此借為皴腊之字。」「腊」訓「皴」，引申之義也。皮肉粗皴，字亦作「皴」。《集韻·藥韻》：「皴，皴也。」〈鐸韻〉：「皴，皴也。」用指厲石則作「厝」，累加偏旁則作「礪」。《集韻·鐸韻》：「厝、礪，《說文》『厲石也』，引《詩》『他山之石，可以為厝』。或从石。」「厲石」而名「厝」者，蓋以其質較為粗糙也。粗石曰厝，細石曰砥。以其磨礪金屬，故又作「錯」。《說文》引《詩》「可以為厝」，今〈小雅·鶴鳴〉作「錯」，鄭箋：「錯，石也。可以琢玉。」用指木皮粗皴皴裂則作「楷」，亦作「檝」。「楷」即「昔」之加旁字，「檝」即「皴」之加旁字也。《爾雅·釋木》……〔引按：經注已見上引〕邢昺疏：「木皮甲羸錯者名楷，亦名皴。」《集韻·藥韻》：「檝，木皮理麁也。」《正字通》：「檝，俗皴字。」用指龜甲粗皴皴裂、兆文不晰則作「皴」矣……。「皴」者，謂龜甲灼燒火猛而皴皴也。「皴」即「昔」、「皴」之俗字，以其言兆象，故从兆作。言木則作「楷」、作「檝」，言皮則作「皴」，言肉則作「腊」，言石則作「厝」，作「礪」、「錯」，言兆則作「皴」矣，用意正同。然則「皴」之音義，可得而說也，其音與「皴」同，其義亦與「皴」近，此特指龜甲皴皴，兆象不晰也。《說苑·權謀篇》作「燿」，「燿」者，敗也，兆象不成也。與此文言龜，義正相同，亦可證「皴」字之義也。（下略）²¹

表「皮肉粗皴」義之詞{皴}（此用外加花括號的方式標示其「詞」，下文皆同），見於出土文獻之例如，《上博（二）·容成氏》講大禹治水之辛勞，簡24謂「面軼（𠂔）錯（皴）」云云；《上博（九）·舉治王天下》之「禹王天下」部分，簡31謂禹「首（手）𠂔（句）

21 楊寶忠：《論衡校箋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下冊，頁771-773注18。

旨（指），身鱗（鱗）錯（𠂔 / 錯）」云云，蔡偉先生解釋說：「簡文是描寫大禹治水之辛勞，以致：『手彎曲而不能伸展，身之膚理也麤𠂔若魚鱗了。』」²² 其文後蕭旭先生的如下評論，亦頗有可參：

……「𠂔」是皮膚乾枯開裂義的分別字，「𠂔（楷）」是木皮乾枯開裂義的專字，其義皆相因。敦煌寫卷 P.2011 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：「楷，皮甲錯。或作𠂔、楷。」「楷」疑是「楷」形譌。《篆隸萬象名義》：「𠂔，橫字，𠂔字。」呂浩誤錄作「橫字，楷字」，但校語指出「『橫字』疑當作『楷字』」則是。……皮膚乾枯開裂則麤𠂔，字亦作錯（「交錯」字本作「遣」），《爾雅》：「楷，𠂔。」郭璞注：「謂木皮甲錯。」《集韻》：「錯，物理麤也。」粗磨石為錯，摩擦亦為錯，皆取粗糙為義。²³

按「粗糙」、「粗惡」義之「粗」，以及「皮𠂔惡」義之「𠂔、麤 / 麤」等字，與「錯」應該也有語源上的聯繫（「且」聲與「昔」聲字相通之例習見）。亦常與「粗」通用的「牖 / 牖」字，从「月」聲而以「角」為意符，應即表「角之粗糙」義，即前引《考工記·弓人》鄭眾注所謂「牛角牖理錯」云云。古文字中的「角」字之形本身，亦有表現其「昔」即「理錯」的部分，正可與△形相聯繫為說：



商代晚期角戊父鼎（《集成》1864）




《合集》20533



《合集》5495





《合集》34712

第一形尚較為寫實，甲骨文字則已多作中間為「𠂔」形者（同類形除上舉例外尚頗多），一直沿用到後代，小篆「角」字形尚如此

22 蔡偉：〈釋「百𠂔旨身鱗錯」〉，2013年1月16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993>。

23 同上注。

作。試設想，如將「欠」形平面展開多寫幾重，就成為△形、（前舉《合集》3523「昔」字下半）等了。




殷代銅器中，整體象形的牛尊、牛觚或是牛形紋飾，其表現所謂「牛角捩理錯」或亦即我們所謂角部「粗糙皺皺」的部分，亦頗可與△形相對比印證。其例甚多，各舉一例如下：



殷墟花園莊東地 54 號墓出土牛尊 (M54:475)²⁴




口冊勺 (《集成》9909)〔可對比前舉《合集》8725「藉」字〕

進而言之，所謂相錯、交錯等之「錯 / 遣」，顯亦與「腊、𪗇」等之「粗糙皺皺」義有明顯自然的密切聯繫——所謂「粗糙皺皺」之形，其紋路或裂紋之間的關係，即亦可說為「相錯」。所以如前文所述，如果著眼於「表示抽象意義」這一層，則像陳邦懷先生所謂，△即相錯之「錯」的表意初文，實亦未嘗不可。只不過，陳說所謂「齒牙交錯」云云尚略嫌不確，因為真正表現「齒牙」交錯形者係「牙」字本身，如西周春秋金文之形等，說形不必言「齒牙」。

「乾肉」或「小物全乾」（《周禮·天官·腊人》鄭玄注）義之「腊」，其形亦具「粗糙皺皺」的特徵，顯然即得義於△。△形後來不再獨立成字，其義保存在了以之為基本聲符的「腊、𪗇」等字中。相類的文字演進關係，其例極多，不必贅舉。同時，「昔」字以△為聲符，但其義與△之義實在是看不出甚麼必然聯繫；所以「昔」應該就是一個普通形聲字，其字形中並未蘊含多少所謂「文化信息」。




²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25。





貳、論「𠂔」形的真正來源


傳統認識所謂，殷墟甲骨文的類字形就是《說文》中的「𠂔」字，此看法長期被視為定論，似從未見有人發表過懷疑。我自己也是在重新研究「昔」字過程中，才對此產生新看法的，故本文放到一起講。

一、甲骨文所謂「𠂔（災）」的一般認識及補充說解



(一)



殷墟甲骨文中表{災}者，最初用表意字，後來加注「才」聲，或用其他从「才」聲之字。早期卜辭多見水災之「災」的表意字形作、等，研究者一般從羅振玉說認為「象橫流泛濫」云云；與此相關聯的，「水」字的一般形體，研究者多說為中間一筆「表水流」、兩側小點「像水滴」云云。這些講法，都還可以補充說得更加精確一點。



我們知道，早期古文字中的「水」，其義是表「河流」，與以多寡不一的「小點」形表「水滴」或「汁液」，兩者是有嚴格區別的。²⁵殷墟甲骨文中相關諸形，以後世字形衡之，標準的「水」是對應類形，「川」字是對應類形。但是，第一，「水」、「川」音義皆近，應本即一語之分化；²⁶第二，早期古文字中二者實難嚴格區分開。綜合來看，應理解「水」與「川」字其共同的較完整原始之形為，象河道與其中河流之形。其兩旁筆畫代表河流兩岸，中間作一曲筆形者係表示河道中部水流較急的「直流」、「涇流」之形，這一筆兩邊的小點則表示近岸處較緩的水流。所謂標準之「水」形，實係



25 參看雷縉碕、喻遂生：〈甲骨文字符「水」的表義功能及「𠂔」字新釋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2年第3期，頁81-83。另此文未提及的甲骨文「沓」字，看似為一例外，但亦正有其理。即徐鉉所謂「語多沓沓，若水之流」，其字从「河流」義之「水」，係誇張的表現手法，即後世所謂「口若懸河」，《詩經·小雅·雨無正》所謂「巧言如流」云云。

26 參看沙加爾（Laurent Sagart）著，龔羣虎譯：《上古漢語詞根》（*The Roots of Old Chinese*）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73-174。


省去了代表「河流兩岸」之形的兩曲筆而成。一般以類形為標準之「川」者，係省去了小點形。類形則介於二者之間，現一般釋「川」，其實亦未嘗不可釋「水」——二者在當時本就是區分不嚴的。除了在「涉」、「淖（潮）」等字中作意符可通用之外，卜辭中其字之用法亦或不別，例如：

(1A) 壬申卜：目喪〔明？〕，火言曰：「其水（）。」
允其水（）。

(1B) 壬申卜：不允水。子（占）曰：不其水（）。（以上《花東》59）



(2) 〔戊〕寅（15）卜，出，貞：己卯（16）王其水（），〔不？〕出（有）彗。（《拾遺》234〔《奧缶齋》046〕）〔出一類〕〔引按：原釋文已指出，《合集》10154、《前編》4.12.7（賓三類）與此應係同時卜同事：〔戊〕寅卜，爭，〔貞〕：翼（翌）己卯〔口〕其水（）。〕



(3A) 丁亥卜，貞：*汝出（有）疒（疾），其川。



(3B) 丁亥卜：*汝出（有）疒（疾），于今二月弗川（）。

（以上《合集》22098；字形採自《乙編》5825〔午組〕）

其辭皆與疾病有關，諸形應係表同一詞。至於到底相當於後世的何字及其具體意義，則尚待研究（暫可判斷「水／川」應係疾病進展過程中不好的狀態）。






同理，甲骨文中如（《英藏》540）、（《合集》33136）那類字形（皆作地名），其實也應該就是「水」或「川」字的繁體。一般釋為《說文》所謂「二水也」之「洫」字，是毫無必要的。

由以上所述，再來看早期卜辭多見的表{災}之、類字形，實應理解作「以抽象的表意手法」表「河水水流之大／河流氾濫成災」義，係將「水／川」之形加以特別改變，其三筆皆「故作曲折」，來表現「河流的特別狀態」。早期古文字中此類例頗多，最典型者如所謂「豎目形」之「臣」——人的眼睛，實際上是不可能真像「臣」形那樣「豎起來」的；在「監」字、「翌」字中，「目」


旁寫作「臣」形，實係分別代表「向下看」與「向遠處看」之「眼睛的不平常的狀況」；「臣」字本身，其說解亦可謂眾說紛紜，我贊同將它講為本係為「瞋目」之「瞋」（「睜大眼睛」義）所造表意字之說，²⁷ 用作「臣僕」義純係出於假借，亦並無多少另可發揮之處。「臣」字難以說為「象形」，、等亦難以說為所謂「象橫流氾濫形」。

《安陽博物館藏甲骨》118 殘辭有如下一字：²⁸



釋文原釋為「禱」，顯然不確。²⁹ 我認為應釋作「兆」字的繁形異體。我們知道，甲骨文中「兆」字多从一般的「水」形作、、和等，水 / 河流兩側為一正一倒的兩人形或相背的兩人形，以「因洪水到來而各奔東西的字形來表示『逃』」，³⁰「逃」字之表意初文。上舉字形兩「人」旁亦一正一倒，而中間與「河流」有關者則「故作屈曲」（可對比《合集》36952「兆」字形），這部分亦應理解為係以抽象手法表「洪水氾濫」義。


（二）

此外，甲骨文中還有一類表{災}之形，即本文重點關注的所謂「𣶒」。先來看《說文》的有關字形與說解：

𣶒【𣶒】，害也。从一雝川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川雝為澤，凶。」（〈川部〉）


27 參看汪寧生：〈釋臣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汪寧生論著萃編》（昆明：雲南民族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上卷，頁392-396。


28 安陽博物館編：《安陽博物館藏甲骨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33。


29 同上注，頁42。所引「〈試讀〉79」（王宇信：〈試讀《安陽市博物館藏甲骨文字》〉，《中原文物》1981年第3期，頁45-46）即釋為「禱」；按其所謂「『禱』字從郭沫若《殷契粹編》考釋第四十頁所釋」云云，即《殷契粹編》243=《合集》27197，其形作，與此完全無關。









30 沈培：〈從西周金文「姚」字的寫法看楚文字「兆」字的來源〉，收入張光裕、黃德寬等主編：《古文字學論稿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323-331。

裁（裁），天火曰。从火、戠聲。灾，或从宀、火。扌，古文从才。災【災（災）】，籀文从。(<火部>)

甲骨文之類形即對應於《說文》之「𠄎」字，此似從一開始就毫無異議。但其具體解釋，也還存在分歧。一般看法可大致分為兩派。一是如羅振玉從《說文》謂「(𠄎、𠄎、𠄎)象水壅之形，川壅則為𠄎也」云云，³¹ 即將其看作獨立的表意字；一是如葉玉森所謂：「篆文與𠄎合，所从之扌，即中_中之省變。許君謂『一離川』，非也。」³² 現研究者多從後說，即將其看作{災}之表意字加注「才」聲者之變體。³³ 如季旭昇先生謂：


（等）象橫流泛濫之形。或豎寫，或於中間加才聲，才聲越寫越小，則有似一橫筆，《說文》遂釋為「从一離川」。³⁴

上所說甲骨文所謂「𠄎」類形，多見於晚期黃組卜辭，何組有個別相近者，例子其實並不多。如下所舉：









〔黃組〕： 《合集》37440（《續編》3.22.1） 《合集》w37464（《前編》4.5.6） 《合集》37439 、 《合集》36734（《前編》2.22.2；同版另兩形、） 《合集》37404（《後下》39.12） 《合集》33520（《京




31 羅振玉：《殷虛書契考釋》，頁 21b；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 10a，俱收入氏著：《殷虛書契考釋三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142、403。





32 葉玉森：〈說契〉，頁 3a；收入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1292-1293「災」字。














33 當然，受時代局限，當時葉玉森之說對「才」形的理解尚不確。他將「才」理解為「在」，說解類字形謂「|仍象洪水，『在洪水中』，受𠄎之誼益著」云云（同上注），此點已為後來研究者所揚棄。

34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頁 805。

津》5302，同版另兩形作、；又綴合後之同版《合集》37812〔41816 重出〕=《旅博》1960 另兩形作、，《合集》37800 作³⁵〔附：《合集》37473(《前編》2.27.5)《合集》41076 摹本、〕

前引羅振玉說所列、、三形，即上舉見於《合集》36734 和 37473 者。



〔何組〕：《合集》28655（同版另一形作，見《合集》30990³⁶）〔可對比《合集》28146（《甲編》1252），同版另一形作〕

季旭昇先生還曾引前舉《京津》5302 之形為說，謂此从「才」聲者變為《說文》之、遂謂「从一離川」云云。³⁷按上舉類形，其同版共見者往往作普通从「才」聲之形，亦可見此點。羅振玉所列《前編》2.27.5 即前舉《合集》37473 之形，其中間部分其實還就是「才」旁。類形應該看作从「才」聲之常見的類字形，其中「才」形亦受兩旁屈曲筆畫形的影響，變而為（《合集》36569）、、（《合補》11296；同版另兩形、）等，再略作省略而來。就是黃組卜辭習見的兩旁已變為直筆者之類字形，其中間「才」旁亦或省寫，作（《懷特》1856=《合補》11316）、（《合集》37691=《京人》2930）等，與相類。

35 《合集》37800 與 37812 由門藝先生綴合，林宏明先生加綴《合集》33520。見林宏明：〈甲骨新綴第 542-545 例〉，2014 年 10 月 30 日，頁 2，第 544 組。下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 年 6 月 8 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4596.html>。

36 蔣玉斌先生將《合集》30990 與 28655 兩版綴合，見蔣玉斌：〈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〉，2011 年 3 月 20 日，頁 18，第 255 組。下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。檢視日期：2021 年 4 月 20 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。



37 季旭昇：《甲骨文字根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264。



總結上述，殷墟甲骨文的類形，並非獨立造出的表意字。從卜辭類組時代與文字演進關係來看，將其說為水災之{災}的原始表意字，也是多有不合的。³⁸ 更為重要的則是，以上所舉類字形，其數量其實並不多；與大量表{災}的其他字形相較，更可說完全不成比例。³⁹ 我們今天從古文字考釋史的角度回顧可以發現，其實說來很巧的是，上舉那些本係不常見之形者，只因最初《殷虛書契》就收錄了幾版，所以從一開始就被注意到了並與「𠃉」字相聯繫認同，遂致有關講法「深入人心」，其實也是帶有很大偶然性的。

二、與「𠃉」、「𠃊」糾葛相關的問題

(一)

《說文》所謂从「𠃉」之字還有「𠃊」。但它與所謂「𠃊缶」之「𠃊」，其間又頗有糾葛。我們需要多花一點筆墨，先將此講清楚。《說文》有關字形與說解如下：



【蓄】，不耕田也。从艸、𠃊。〔引按：小徐本說解謂「舊解從艸、𠃊聲」。〕《易》曰：「不蓄畚。」【𠃊】，蓄或省艸。〔引按：戴侗《六書故》卷二十四引唐本曰「古文作𠃊」。〕（〈艸部〉）


【由（𠃊𠃊）】，東楚名缶曰𠃊。象形。凡𠃊之屬皆从𠃊。【𠃊】，古文。（〈由（𠃊）部〉）




《說文》中以「𠃊」為聲符之字還有「緇（緇）」、「鎡（鎡）」和「輜（輜）」。「緇」等之作「緇」等是「訛形」、「形混」云云。他們所說的「𠃊」，實際指的是《說文》的「由」字。如影響最大的王國維說謂：









38 有關「災」字字形與卜辭類組分布情況，參看王子楊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118。

39 各類組有關字形的詳盡列舉，參見金赫：〈甲骨文形體的分類與分析——以類組之間形體差異較大的常用字為中心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，2016年），頁405-412。

……以「畱」、「畱」為一字，自六朝已來然矣。然「畱」、「畱」決非一字，「畱」為〈艸部〉「蓄」字重文，从田，叒聲，故讀側字反或側詞反。若「畱」之與「畱」，於今隸形雖相似，其音義又有何涉乎？考此字古文本作，篆文亦或如之。其變而為隸書也，乃屈曲其三直，遂成「畱」字。後人不知其為古文字之變，以其形似「畱」，遂以「畱」之音讀之，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。⁴⁰

王國維力辨「由」音「側詞切」之非，改釋為「由」。按古文字中「由」字的源流我們今天已很清楚，跟類形體完全無關。至於「由」字，則最初確與「畱」形不同。

《說文·由（畱）部》收有「𪔐（𪔐）」、「畚（畚、畚）」、「𪔑（𪔑）」和「𪔒（𪔒）」〔重文篆文「𪔒（𪔒）」、籀文「𪔒」〕四字。另〈宀部〉還有「𪔓（𪔓）」一字，今本篆形有誤（大徐本作，小徐本作），《說文》學家多已指出並改正為。秦漢文字中相關之形如：

 /  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64「畚（畚、畚）」字⁴¹  馬王堆帛書《養生方》37「畚（畚、畚）」字
、 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63「𪔑（𪔑）畚（畚、畚）」
𪔓（𪔓、𪔓）箱 、、 水泉子漢簡《蒼頡篇》C082「𪔑（𪔑）畚（畚、畚）𪔓（𪔓、𪔓）」箱⁴²


可以看出，其中「由」旁之形皆尚與「由」形相近，其上方不作三

40 王國維：〈釋由上〉，收入氏著：《觀堂集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第1冊，頁275。



41 或將其下摹作「田」形，不確。王輝主編，楊宗兵、彭文、蔣文孝編著：《秦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），既將其收入〈畱（由）部〉，第2830號「畚（畚）」字下（第3冊，頁1827），又收入〈田部〉，第3032號「畚」字下（第4冊，頁1916），即由此故。

42 張存良：〈水泉子漢簡《蒼頡篇》整理與研究〉（蘭州：蘭州大學博士論文，2015年），頁65。

折筆的「𠂔」形，亦與後所舉秦漢文字諸「𠂔（𠂔）」形大為不同。這類「由」旁之變為「𠂔」形，多見於中古字典韻書，而在現有晚到東漢時期的出土文字資料中皆尚未看到，應係很晚出的現象。在本文討論所涉及的秦漢文字中，「由」與「𠂔」尚無形近糾葛，我們可以先將這一層問題拋開不管。

王國維說「由」為「由」，僅從「字形」層面及「解釋《說文》系統」的角度看，是有其道理的。就字形層面而言，如其說《說文》是將「由」與小篆中其形或相近的「由」（如三體石經《尚書·君奭》小篆「迪」字所从之），「不同的兩個字形合而為一了」；⁴³就「詞」的層面而言，王國維舉《方言》卷五「𠂔，𠂔也。……淮汝之間謂之」及郭璞注「𠂔」字「音由」，論證許慎是以「由」為「𠂔」，這對解釋《說文》釋義也很有說服力。從古文字系統發展與語言層面的「事實」而言，則可以補充講得更為精確一點。「由」字本身，我們現在已知與「由」完全無關；獨立成字的「由」，篆隸系統中實已無之，⁴⁴或者說已與「對應『由』者」混而為一。但「由」之有「側詞切」一音，則在古文字中存在堅實證據，是不能以後起誤讀來解釋的，詳後文。為明確起見，下文所說的「由」，都是指音「側詞切」者，以與我們所說的「𠂔（𠂔 / 𠂔）」字相區別。

43 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162。

44 漢代文字中此類獨立成字的「由」形，多應釋為「由」而非「𠂔」或所謂「由」，研究者已指出多例。另如，阜陽漢簡《萬物》40所謂「𠂔」字，亦應釋「由」。其辭云：「·為毋忘，由與闌（蘭）也。」原整理者注釋作「𠂔」字，並謂「疑讀為『芝』」云云，見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、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：〈阜陽漢簡《萬物》〉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4期，頁38（釋文）及頁45注59。按此「由」字疑讀為「苗」，羊蹄草。上引圖版見胡平生、宋少華、陳松長主編：《中國簡牘集成（標註本）》，第14冊〈圖版選 卷下〉（蘭州：敦煌文藝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317。又漢陽陵出土封泥，原發表者所謂「公乘𠂔印」者，「𠂔」字作，同樣應改釋為「由」。見楊武站：〈漢陽陵出土封泥考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11年第4期，頁63，圖四·5。又楊武站：〈漢陽陵出土封泥研究〉，《西部考古》第八輯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37，圖四·5。釋「𠂔」之說已為一些工具書所採用，如徐正考、肖攀編著：《漢代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第5冊，頁1772。

(二)

更為重要的則是，由於大家似皆認同《說文》所謂「𠂔」字从「𠂔」聲云云，說解有關字形以此為前提，遂導致種種講不清楚之處。我過去對此也曾有過錯誤的講法，⁴⁵ 現在則改而認為：「𠂔」、「𠂔」本即一字異體，係「从田从由聲」的形聲字，最初本與所謂「𠂔」聲云云完全無關；反倒是所謂「𠂔」字本身，就是來源於「由」字的。

要將此論述清楚，需首先排除所謂「由」形並無「側詞切」/齒音之部一音之說的干擾。按《說文》中並無以「由」為聲符之字，其讀音無由得知。再加上古文字中的𠂔類形，其變體頗多，尤其是到戰國文字中，又有多種來源不同者混而為一的問題，見於「𠂔」、「巢」、「古文『祗』」、「𠂔」、「𠂔、𠂔(『史』或『弁』)」、「妻」、「貴」等等之頭部，使得有關情況更顯複雜。研究者對此已有很多討論，可謂異說紛紜。⁴⁶ 我認為，古文字中表某種器物、所謂象「竹編的筐篋」形之𠂔類形，⁴⁷ 雖然在形體演變上可與《說文》之「由」字相對應，但亦不一定本皆為「齒音之部」類讀音者。其本音本義為何，在不同文字之中的區別，仍是一個需要仔細全面細緻考察、分別討論的問題。因對本文所論影響不大，此暫不涉及。






不過，古文字中的「由」形確有一類為齒音之部讀音者，此應

45 見引於梁春勝：《楷書部件演變研究》（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339。

46 較晚近的論著如，陳新：〈利用古文字知識校讀《尚書·盤庚》「由葉」一詞〉，2008年6月16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檢視日期：2021年4月20日。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58>。後署名「雷燮仁」，刊於《華學》第十一輯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92-100。蘇建洲：〈《楚居》簡9「𠂔」字及相關諸字考釋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楚文字論集》（臺北：萬卷樓，2011年），頁321-342。方勇：〈釋秦簡中「𠂔」及相關諸字〉，《簡牘學研究》第五輯（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59-65。單育辰：〈釋甲骨文「𠂔」字〉，收入李守奎主編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與古史新探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497-511。李聰：〈弁、筐考辯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十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243-252。

47 所謂「𠂔」（即我們所說的「由」）象「竹編的筐篋」形云云，前人多有討論，參看林澐：〈究竟是「翦伐」還是「撲伐」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林澐文集·文字卷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220-221。又參上注所舉諸文。


仍是毫無疑問的。對此很多研究者都曾舉例證明，除去或可能會有爭議者，大家皆講到的，是古文字中如下的「𩇛」字異體之形：

 嬴詒德簋（《集成》3585） 、 嬴詒德壺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》1040）  /  陳喜壺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852）⁴⁸


研究者多將其隸定為左上作「𩇛」形之「𩇛」，嚴格說來是不太準確的。或主張其左上那類形隸定作「𩇛」、「𩇛」，我們以電腦字庫中現成的、與《說文》對應之「𩇛」形統一代表。

此外可以補充的是，近年新刊安大簡《詩經》又為此提供了確證。其中有如下三形：

、 簡 77、79  簡 78

皆對應於今本毛詩〈魏風（簡本作「侯」）·伐檀〉三章之「穡」字。原整理者徐在國先生已經指出，安大簡中的類形體，常常省去頭部的「𩇛」形；上三形左上方之形應釋為「𩇛」（按：即我們所說的「𩇛」）看作基本聲符，全字與「穡」音近相通。其說大致可從。⁴⁹

48 參看謝明文：〈陳喜壺補釋〉，《「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」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》（廈門：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，2019年11月8日-11日），頁89。照片見山西博物院編：《爭鋒——晉楚文明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171。


49 徐在國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從「𩇛」的相關字〉，《戰國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10-15。按「𩇛」與「𩇛」聲母相近、韻部之職對轉，二者可以相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整理者所舉證據或不確。上引文及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121，注4，皆引《漢書·揚雄傳》「灑沈蓄於豁瀆兮」及顏注「蓄，古災字也」云云為說，按所謂「蓄」本作「蓄（蓄）」字（用「蓄」為「災」亦見於《鹽鐵論·誅秦》），其說所引據的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頁422）作「蓄」，純屬誤植。此外，安大簡《詩經》13與毛詩《周南·兔置》之「達」字對應的字，上引徐文亦認為从「𩇛」得聲，以與「達」音近相通為說。按二者讀音相差絕遠，此說恐難信。我懷疑其左上部分、全字的基本聲符，當看作「貴」字省形，與「達」讀音相通。說詳另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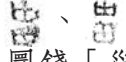



蘇建洲先生前已曾指出，《上博（五）·三德》簡 17 之𠄎字（按：即上舉𠄎形左半），和《上博（八）·命》簡 4 之「𠄎（屏）」字𠄎，其上半所从亦皆即𠄎類形省去頭部「一」形者。⁵⁰ 上舉安大簡三形的「由」旁部分，其左右方斜筆繁化變為兩重，亦與當時「𠄎」字頭、「貴」字頭等的變化相同，如《清華簡（玖）·治政之道》39 之「𠄎」字作𠄎，九店 56 號墓楚簡 42 「貴」字作𠄎等等。



三、「（𠄎）」字中變出「𠄎」形的過程與「災（災）」字的出現

（一）



現所見最早的「𠄎」字及「𠄎」旁，出現於戰國晚期秦國及秦代文字。其上半繁簡變化與前引「𠄎」字異體左上部分頗為相類，而顯與所謂「𠄎」字無關。如下所舉：

 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04-128 「𠄎（鎰）」字⁵¹

、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 1·先秦貨幣》4086、4088
、、、 戰國晚期至秦末秦「兩𠄎（鎰）」圓錢「𠄎（鎰）」字⁵²

 《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》12-1786 + 8-2265 人名「𠄎」字〔可參《居延新簡》EPT59:15 「輜車」之「輜」字〕

 /  睡虎地秦簡《封診式》35 「𠄎」字⁵³

、 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一一〇七（8-1107）、

50 蘇建洲：〈《楚居》簡 9 「𠄎」字及相關諸字考釋〉，頁 337。

51 韓巍、鄒大海整理：〈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今譯、圖版和專家筆談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2015 年第 2 期，頁 239。



52 以上圓錢字形皆見吳良寶編纂：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89。有關「兩𠄎」圓錢時代和國別的討論，參看吳良寶：《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261-263。

53 摹本採自方勇編著：《秦簡牘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271。按其書頁 510「釋字輯要」說明部分【四】仍以下半的「𠄎」从「𠄎」聲、「才」聲云云為說，不確。

一一三三 (8-1134)「畱」字 (皆作人名)



《里耶秦簡 (貳)》一九〇四 (9-1910)「輻」字⁵⁴

上舉第一形圖版很不清楚，但仍可判斷其上部應是作「由」類形的，⁵⁵ 亦可與前舉陳喜壺「畱」字異體左上之形相聯繫比較。「由」形之變作此類形，與古文字中亦多見的「𠄎」之上半變化類同。「兩畱 (鐺)」圓錢  等形上半的「由」，係「由」字最簡之形 (由前舉嬴雷德壺「畱」字異體左上之形可見其中間環節，亦與楚文字中多見的「𠄎」形或簡作「占」形相類)，要像《字源》那樣說成「由『畱』形上部訛變」(下方的「田」形則說為「由『畱』形下部訛變」)，⁵⁶ 是很困難的。「兩畱 (鐺)」圓錢文字係標準的秦篆，「畱」形上半尚與「𠄎」形完全無關。同時，據秦隸  等形推測，當時秦篆中的「畱」亦應存在从畱類那樣較繁較為原始之形的異體。

「畱亭」陶文多見，《陶文圖錄》共著錄有二十多件 (6.410.1–6.413.3 又 6.436.3)，⁵⁷ 係「臨畱亭」之省，皆為秦陶文。⁵⁸ 其形亦可大別為如下兩類，與前舉秦簡和秦圓錢文字的兩類字形正同：



《陶文圖錄》6.410.2、6.411.4、6.412.6



《陶文圖錄》6.412.2、6.413.1

54 原釋「輻」，改釋為「輻」，見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：〈《里耶秦簡 (貳)》校讀 (一)〉，2018 年 5 月 17 日。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「簡帛」網。檢視日期：2021 年 4 月 20 日。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105。








55 參看方勇：〈讀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札記二則〉，2015 年 11 月 9 日。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「簡帛」網。檢視日期：2021 年 4 月 20 日。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347。



56 李學勤主編：《字源》(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；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)，頁 1120。










57 王恩田編著：《陶文圖錄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 年)，頁 2256–2259、2282。

58 舊或以為有漢代者，后曉榮先生指出，「市亭陶文基本上都是秦陶文，部分可以上溯至戰國中晚期，沒有漢代器物」。見后曉榮：〈秦市亭陶文性質的新認識〉，《考古學報》2019 年第 3 期，頁 376，另參頁 371–373、377–379。

秦漢文字中「蓄」字中部的豎筆或上不出頭，如下舉兩類字形，其變化亦正相平行：

 《肩水金關漢簡（肆）》73EJT37:1111〔可參73EJT37:849、73EJT37:1497 、〕
 漢代銅器蓄川西宮中官盆⁵⁹  《新出陶文封泥選編》0416 秦陶文「臨蓄亭久」  《中國封泥大系》11868「蓄川府丞」  《魏石經室古璽印景》頁77「臨蓄丞印」

前舉秦簡  類形的上半，係將  類形上方左右兩飾筆移到下方，與戰國秦漢文字多見的「貴」字頭、「婁」字頭等的變化平行。西漢前期文字中其例甚多，略舉如下：




「蓄」： 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冊51 / 71（用為「輜」）
 帛書《老子》甲本143（亦用為「輜」）
 「蓄」： 馬王堆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》96  帛書《周易》8上  /  銀雀山漢簡《五令》1904（用為「災」；同篇中多見） 張家山漢簡《奏讞書》18（用為臨蓄之「蓄」，簡17-19又23共4見，皆作此類形）
 「緇」： 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203  北大漢簡《妄稽》24

這類寫法，後來逐漸演變為隸楷多見的「𡗗」形及「𡗘」、「𡗙」等形，其上半變化亦與「貴」及「遣」形頭部變化平行。上舉《五十二病方》203的「緇」係「績」之形近誤字，其右旁已近於「𡗗」。「𡗗」於漢代人筆下已多見而《說文》無之，其例亦猶「𡗚（戚）」、

59 徐正考編著：《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7「蓄」字。

「𣎵（叔）」等。傳世古書文字，「𣎵 / 𣎵」或因形近而誤為「𣎵」，王念孫曾有詳論。⁶⁰ 研究者解釋有關字形關係，或謂「構件『𣎵』，曲筆拉直作『𣎵』，訛變作『𣎵』，又作『𣎵』或『𣎵』」，⁶¹ 或謂上舉《戰國縱橫家書》96 的 𣎵「其所从之『𣎵』正是甲骨文後期『𣎵』形的演變」云云，⁶² 皆不確。

「由」旁之作「𣎵」類形者，亦或其上方左右兩斜筆尚存，是聯繫起 𣎵 類形的中間環節。如下舉「蓄」字形：

 西漢中期「蓄川宦謁右般北宮豆」銅燈（同墓所出「蓄川后府」封泥「蓄」字作 ⁶³）〔可參考 《中國封泥大系》11872「蓄川廩丞」〕

我們說「𣎵（𣎵）」與「𣎵」皆為上从「由」聲、本係一字之繁簡體，其間變化關係，由上舉眾多字形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研究者或將其區分為兩字，謂「漢代璽印簡帛『𣎵』字有的从𣎵从田，也有的从由（𣎵）从田」，「兩者形音義混同不分」云云；⁶⁴ 或謂「戰國文字『𣎵（蓄）』上部所从『𣎵』或替換成『由』作『𣎵』」云云，⁶⁵ 從字形關係看都是極不自然、毫無必要的。這些糾葛，只要簡明地祛除先入為主的所謂「𣎵」聲的干擾，就完全不存在了。

（二）

漢代从「𣎵（𣎵）」之字又或作如下之形：

60 王念孫撰，徐煒君等校點：《讀書雜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〈管子第六〉「以繡緣繡 曲蓄 蓄石 天蓄」條，頁1172-1174。




61 毛遠明：《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下冊，頁1253。

62 王貴元：《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》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77。



63 濰坊市博物館、昌樂縣文管所：〈山東昌樂縣東園漢墓〉，《考古》1993年第6期，頁528，圖七上下。發掘者指出其墓「應屬蓄川國某一王后之墓」，「在宣、元之时的可能性很大」（同上注，頁555）。




64 見陳新（雷燮仁）：〈利用古文字知識校讀《尚書·盤庚》「由彘」一詞〉，頁95。

65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頁878「𣎵」字。




 馬王堆帛書《二三子問》12下「菑」字  臨菑鼎
「菑」字⁶⁶  輜 北大漢簡《老子》190「輜」字


蘇建洲先生已曾注意到，上舉末一形「輜」字之右半，「上下部分形體黏合成共筆」。⁶⁷按秦漢文字中同類例多見，簡單描述即為，文字中上方筆畫作近於「U」形，同時其下方偏旁頭部又作橫筆或近於橫筆者，往往上旁底部與下旁頭部筆畫先是寫得黏連到一起，又進而再變為完全「共筆」。如「賣」形中的「目」與下方的「貝」旁，「夢、菅、蕘」諸形的中部等等，其例多見。略如下所舉：



 《里耶秦簡(貳)》三一〇四(9-3110)「讀」字  《里耶秦簡(壹)》七七五(8-776)「讀」字




 睡虎地秦簡《法律答問》197「寶」字  《日書》乙種199「續」字  《中國璽印集粹》821秦印「寶」字

 北大漢簡《周馴》167「讀」字

 睡虎地秦簡《日書甲種·夢》13背「夢」字  菅、 蕘
《日書甲種·夢》13背、《日書甲種·詰》40背壹「菅(夢)」字

 胡家草場漢簡《詰咎》2008「夢」字⁶⁸

 馬王堆帛書《繆和》20下、《十六經》7上「夢」字⁶⁹  帛書《二三子問》10上 / 103上「民反諸雲(夢)」

之「夢」字  蕘、 蕘 北大漢簡《周馴》47、80「蕘」字
 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51「菅」字(原誤釋作「晴」)

66 徐正考編著：《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》，頁17。

67 蘇建洲：〈北大簡《老子》字詞補正與相關問題討論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四十一期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頁136。

68 李天虹、華楠、李志芳：〈胡家草場漢簡《詰咎》篇與睡虎地秦簡《日書·詰》對讀〉，《文物》2020年第8期，頁54，圖二。


69 馬王堆帛書「夢」字此類形之例甚多，參見劉釗主編，鄭健飛、李霜潔、程少軒協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），中冊，頁79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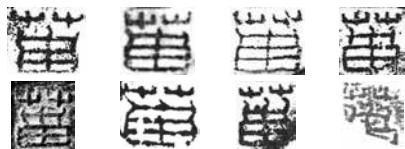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去看秦漢封泥陶文等中多見的「臨菑」、「菑川」等之「菑」字就可理解，其重要變化環節，也就是「田」旁底部與其下「田」形頭部筆畫的「黏連」或「共用」。如下舉諸形：⁷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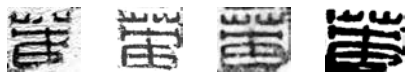
單曉偉先生已曾指出，此類字形的特別之處在於「田上下共用筆畫」。⁷¹再如下舉「菑」字兩形，其下方兩偏旁甚至已經完全黏連為一體：



上舉等形，其「田」旁左右筆畫的「曲折形態」尚較為原始。這部分再或作各種「故作曲折」的變化，就逐漸變得跟「𠂔」形相近了。這一點，從下舉秦漢封泥的「菑（菑）」字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：



「菑（菑）」字中「菑」旁之上半，又或作其左右筆畫與下部「田」旁逐漸脫離斷開之形：



這類變化，即「田」形（或「日」形）上方本來跟它連在一起寫的筆畫，後來逐漸斷開與下半分離為兩部分，亦多見於秦漢文字的



70 秦漢封泥陶文及銅器銘文中「臨菑」、「菑川」等多見（皆係小篆形），下舉字形各種工具書已有集中收錄，不再一一注其辭例與出處。除前引《陶文圖錄》外，又參見孫慰祖主編，蔡進華、張健、駱錚編：《古封泥集成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年），附錄〈封泥文編〉，頁41。任紅雨編著：《中國封泥大系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158-159，第1880-1889號、頁665-671，第7949-8025號、頁991-992，第11866-11882號。徐正考編著：《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》，頁17「菑」字。趙平安、李婧、石小力編纂：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69「菑」字。



71 單曉偉：〈秦文字疏證〉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博士論文，2010年），頁32。

「畐」形、「宮」形等等。「高」形（包括「京、亭」形）的演變，亦頗為相類。

上述「字形故作曲折」的變化，和「跟『田』旁脫離獨立」的變化，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同時出現，「𠂔」之上半就會完全變出「𠂔」形了，見下文所舉。當然，以上所述係就字形演變的「邏輯關係或過程」而言，與諸形本身的「時代先後關係」是並非嚴格對應的。實際上，前所舉所謂「上作曲折之形」者，就有不少係秦封泥、其時代靠前的。⁷² 我們如果單看秦封泥𠂔形中部的𠂔形，確實與《說文》「𠂔」字篆形𠂔可以說接近全同，遂容易覺得《說文》所謂「𠂔」上从「𠂔」為聲云云，好像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。但是，如果承認所謂「𠂔」从「𠂔」聲之說，就不得不將其與「𠂔」形分開作解。而如前所述，聯繫所有字形全面來看，「𠂔」與「𠂔」是絕不容分為兩字的。


「𠂔」形上半完全變出獨立的所謂「𠂔」形之例如：

「溜（溜）」字： 《漢印文字徵補遺》11.4b 「臨溜」〔可參《激秋館印存》57.6 漢印「王溜」之「溜」〕

「王溜」印「溜」字右上不太清楚，但仍可判斷係「田」形而非「𠂔」形，尚較原始。「溜（溜）」字雖於前舉里耶秦簡已見，但漢以前出土文獻中很少看到，甚至《說文》亦未收錄。用表水名地名之字，如前所舉，據出土文獻，本應作「蓄」（《漢書》或作「𠂔」）。從上述情況看，上舉其右上已作獨立的「𠂔」形、且用於「臨溜」之「溜（溜）」字者，其時代應已較晚，至少恐不會早於西漢晚期。另外，傳世有兩方所謂「臨溜侯印」和「臨溜侯家丞」印，「溜」字分別作（此形為不少工具書作為漢印文字收錄）和，其右上已



72 參看劉瑞編著：《秦封泥集存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下冊，頁862-863（「蓄口」、「蓄丞之印」、905-906（「臨蓄丞印」、「臨蓄司馬」）。

作「𠄎」形。但孫慰祖先生已經指出，此兩印皆係偽品。⁷³ 前者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2654 號亦已入「疑偽官印」類。⁷⁴


「蓄（蓄）」字： 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1818「臨蓄邸閣督印」

多種工具書將此作為漢印文字收錄。按「邸閣」（屯聚軍糧之所）之名於漢末魏晉始多見，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定此印及其前 1816「渭陽邸閣督印」、1817「新平邸閣督印」的時代為兩晉。⁷⁵

上兩形都是小篆。漢隸「𠄎（𠄎）」字現似僅見如下一形：

 (上半 ) 楊德安墓記（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，公元 74 年）⁷⁶

細辨可知其上半中間是有一短橫筆的。此石出於江蘇徐州，墓主身分為「𠄎丘戍守士史」。地名「𠄎丘」即《漢書·地理志》楚國下的「𠄎丘」；《後漢書·劉平傳》、《續漢書·郡國志三》等作「蓄丘」，屬彭城國；尹灣漢墓出土簡牘《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》有「楚

73 孫慰祖：〈戰國秦漢南北朝璽印的斷代與辨偽〉，收入氏著：《可齋論印新稿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172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工具書所收漢隸「𠄎」或上作「𠄎」形者，亦皆有問題。如清顧藹吉《隸辨》上平聲哈韻「𠄎」字下收冀州從事郭君碑𠄎形，按此碑錄文見於宋洪适《隸續》卷十九，其石早佚，亦無拓本傳世，宋婁機《漢隸字源》和劉球《隸韻》上平聲哈韻皆未收該字，《隸辨》應別無所據，僅是依《隸續》錄文「𠄎」形回翻（其下又收博士題字𠄎形，情況與𠄎形全同，亦應係據《隸續》卷十四錄文作「𠄎」字而回翻。究其由，則殆因除此兩形外別無可靠的漢隸「𠄎 / 𠄎」字）。又如，《隸韻》上平聲之韻「輜」字下收燕然銘𠄎形，亦不可信。近年重新發現確認的燕然山銘其字作，右半實从「𠄎」形。附帶指出，其辭為「雷輜畢（蔽）路」，又後文「恢拓（拓）量（疆）寓（字）」，「畢」與「拓」兩字，現所見釋文多未能準確釋讀。

74 羅福頤主編，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璽印組編：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479。

75 同上注，頁 318。

76 盧芳玉：〈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〉，《中國書法》2004 年第 11 期，頁 42-43，圖三（全圖及局部放大）。

國菑丘田章始」云云，其用字同。⁷⁷

從上述字形演變發展過程來看，「𠂔」本與「𠂔」無關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《說文》「𠂔」之篆形及分析為从「𠂔」聲，應係受到了晚出之形的影響。

(三)

同時，所謂「籀文裁」之「災/災」字，出土文獻中最早僅見於東漢時期，還沒有看到早於《說文》的。現所見僅有的幾例，如下所舉：⁷⁸



鄭固碑（東漢延熹元年，158年）⁷⁹



熹平石

經《公羊傳》文公二年（馬衡《漢石經集存》圖版四九：

350）**災** 樊毅脩華嶽碑（東漢光和二年，179年；《漢隸字源》上平十六哈）

前兩形細審拓本，其上中部都是還有一短橫筆的。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等將鄭固碑摹作**災**，⁸⁰ 宋婁機《漢隸字源》和劉球《隸韻》上平聲哈韻分別將石經《公羊傳》摹作**災**和**災**，都不夠準確。⁸¹ 其上半與後世「緇」字之作**緇**（高歸彥造像記，東魏武定元年，543年）、**緇**（高洸墓誌，北齊乾明元年，560年）等之右上方相

77 參看武利華：《徐州漢畫像石通論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343-344、360，有關《楊德安墓記》中「留丘」的討論。

78 下所舉兩例之外，漢語大字典字形組所編系列字形表，如：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），上冊，頁712、《甲金篆隸大字典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697等，還收有敦煌漢簡所謂「災」字**災**。裘錫圭先生已謂：「阜陽漢簡整理小組已據雙古堆漢墓所出《倉頡篇》，指出此字實為『禿』字（原注——《文物》1983年2期26頁）。由於誤釋的影響，摹寫也有失真之處。」見裘錫圭：〈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讀後記〉，收入氏著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第三卷「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」，頁368。

79 徐玉立主編：《漢碑全集》（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第3冊，頁881。

80 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，頁712。

81 上引樊毅脩華嶽碑係《漢隸字源》摹形，《隸韻》摹作**災**，據此判斷亦應係後者不夠準確。




比較，⁸² 筆畫形態可謂如出一轍。


「𦉳」形再略省，即成最通行的「𦉳」形；「災」字後亦省作「災」，二者正相平行：



吳岐子根基記（東漢熹平六年，177年）⁸³

面對上述字形演變過程與其時代正相先後接續的關係，最為合理自然的解釋只能是，「𦉳」形本即來自於「𦉳（𦉳）」形上半部分的變體，而與殷墟甲骨文的所謂「𦉳」字完全無關。

此外還有一重表面看起來存在的障礙，即秦嶧山刻石有「燿」字作形，其右半上方已經完全斷開而作好像與《說文》正合之「𦉳」字，似乎與上述字形演變關係相矛盾。但嶧山刻石此形，正可說是有問題的。因其石今已不存，現所見原形資料最早者，係明拓宋鄭文寶據其師徐鉉所授摹本（是否即徐鉉所摹前人有爭議）而翻刻的所謂「長安本」（即上引字形）。⁸⁴ 其右上方的「𦉳」形，可推測正應係受《說文》篆形影響而誤摹。對比前舉秦封泥等形來看，在秦篆中雖已有「故作曲折」而與「𦉳」形近者，但這部分應該還是與其下方始終連在一起的。嶧山刻石辭例為「燿 / 燿（𦉳、災）害滅除」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所記始皇芝罘刻石謂「闡并天下，𦉳害絕息，永偃戎兵」云云（嶧山刻石文《史記》未錄），按《史記》「𦉳」字僅此一例（其餘災害字作「裁」、「𦉳」或「災」），很可能就正是保存了秦刻石文字的原貌。「𦉳」添加意符「火」即成「燿」字，亦見於如唐張翼墓誌（）等。⁸⁵

總結以上所論，「𦉳」形追根溯源，居然其實就是對應於「由」之簡體「」形的；它經歷了在「𦉳 / 𦉳」字中黏連、形變又分離獨立，再截取而出的過程。這樣講，表面看來似乎顯得很是「迂迴

82 參見毛遠明：《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》，下冊，頁 1253。

83 《漢碑全集》，第 5 冊，頁 1639。

84 參看吳福助：《秦始皇刻石考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9-16。

85 臧克和主編：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（廣州：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11 年），頁 906「災」字。




曲折」。但一方面，漢以前傳世古書中並無「𠄎」字，出土文獻裡亦尚未見，則《說文》之「𠄎」字其實本就頗為可疑；另一方面，「𠄎」形獨立作聲符，又僅見於「災」字中。那麼，最為合理自然的推論就只能是《說文》之「𠄎」字，應係出於其分析需要而拆分出，未必曾獨立成字使用過；「災」字本身，應該就是由「燿」（在其右上已如前舉「𠄎」形那樣演變出獨立的「𠄎」旁部分之後）省略「田」旁，「火」旁再移到下方而來（「燿」之與「災」，跟後舉「裁」之與「𠄎」，字形關係亦頗為相類）。如此，則「𠄎」與「𠄎」的關係，其實就僅限於「𠄎/𠄎」形內部而不涉「文字系統」之「增加新成員」，也就沒那麼奇怪了。

四、從用字情況看「𠄎」、「災」不可能早已存在

（一）

也許有研究者會說，就算承認我們前文對「𠄎」之字形演變過程的分析，但如果信從《說文》並依據傳統看法，認同甲骨文相關諸形與《說文》「𠄎」之字形的沿襲關係，則前舉𠄎類字形仍然可以說為「變形音化」為「𠄎」聲云云，那麼有關字形關係也還是可得到統一解釋的。但這樣講，從相關用字情況來看，又大有矛盾。關鍵在於，表{災}之字長期與所謂「𠄎」無關，其間難有作為文字系統成員的「𠄎」或「災」的容身之所。

殷墟甲骨文之後的出土文獻，兩周金文因其材料性質和語境的限制，其中沒有出現{災}一詞。戰國楚地出土竹書裡{災}多見，其字皆作「才」（《上博（二）·容成氏》簡16）或以「才」為聲符者，如「材」、「𠄎」、「忒」、「載」及「𠄎」（兩聲字）等等。研究者已經多有論證，楚地出土竹書不乏原產於齊魯或三晉而傳入楚地，現所見楚簡抄本中尚保留不少非楚文字因素者（包括「形體」與「用字習慣」兩方面），但其中卻仍完全未見「𠄎」或「災（災）」之蹤影，這恐怕不是偶然的。西漢前期幾批簡帛古書相關情況則如：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數見用「茲」表{災}，前舉《二三子問》12下用「蓄（菑）」，《經法》、《十六經》數見用「材」；張家山漢簡

《闔廬》4用「戕」；銀雀山漢簡多用「戕」或「戕」（即「戕」之繁體），「陰陽時令占候之類」《五令》用「蓄（菑）」為「災」多見（字形已見前舉）；北大漢簡則於《周馴》186一見，作「从示从戕聲」之字；海昏侯墓簡牘中，現所發表者亦見以「蓄（菑）」為「災」（，所謂《海昏侯國除詔書》之第十二版 M1:1506-3）。⁸⁶ 一直到西漢末，如敦煌懸泉置《四時月令詔條》、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，亦皆以「蓄（菑）」為「災」（後者上作「竹頭」，形），總之從不見作「災」或「災」者。⁸⁷ 以「蓄（菑）」為「災」亦見於西北漢簡，如《居延漢簡（貳）》113.6+139.24（）、懸泉漢簡 II T0115 ①:1 等等。⁸⁸ 東漢碑刻亦用「蓄（菑）」（孟孝琚碑）、「畱」（《隸續》卷十四博士題字）或「畱」（《隸續》卷十九冀州從事郭君碑），或用「裁」（王舍人碑），更多的則是作「灾」字（見於白石神君碑、曹全碑陽、肥致碑、淮源廟碑、永建五年食堂畫像題記、張壽碑、耿勳摩崖、靈臺碑、張禹碑等等）。前舉作「災」字者，也僅是其中極少數部分。

傳世先秦秦漢古書用表{災}之字，「裁、菑、灾、災」並見，用「菑」者尤多。今所見作「災」字者，應係出自後人傳抄刊刻所改，情況與「早」字、「烹」字等相類。⁸⁹ 以時代較早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諸書用字情況而論，《詩經》{災}共3見，〈大雅·生民〉「無菑無害」、〈大雅·召旻〉「不裁我躬」，合於出土文獻所見用字習

86 朱鳳瀚主編，柯中華副主編：《海昏簡牘初論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314，圖一七。

87 以上參看白於藍編著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34-35、45-49與「災」有關各條。


88 其文謂「哀閔百姓被菑害」云云，張俊民先生據《漢書·平帝紀》定為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。見張俊民：〈懸泉漢簡與班固《漢書》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〉，《文獻》2013年第2期，頁60。之前整理者引用此簡，曾將「菑」字直接釋寫作「災」，見胡平生、張德芳：《敦煌懸泉漢簡釋粹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228；又郝樹聲、張德芳：《懸泉漢簡研究》（蘭州：甘肅文化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84。據此可知，上舉張俊民文（頁58-59）所引V T1311 ③:281A（定其時代為前49-前45年之間）的「灾異」之「灾」，相信本來也是應該寫作「菑」字的。


89 參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258、181-182。

慣；而〈魯頌·閟宮〉「無災無害」，《釋文》：「（災）字又作灾，本亦作菑，音同。」《尚書·堯典》「眚災肆赦」，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作「眚裁過赦」，「災」作「裁」；《尚書·微子》「天毒降災荒殷邦」，《史記·宋世家》作「天篤下菑亡殷國」，「災」作「菑」。《周易·復》上六爻辭「有災眚」，《釋文》作「灾」，謂「本又作災，鄭作裁」。出土文獻《周易》所見，如上舉上博簡和馬王堆帛書，皆不作「災」。又如，《春秋》桓公十四年「御廩災」，「災」字《隸續》卷四所謂「魏三體石經《左傳》遺字」，古文作「𠄎（𠄎）」、小篆及隸書則皆作「裁」字。《左傳》僖公十三年「天災流行，國家代有，救災恤鄰，道也」云云，《史記·晉世家》兩「災」字皆作「菑」等等。凡此均可窺見古書有關用字情況，即現所見作「災」者，應皆非其原貌。

總結以上所論，與「𠄎」、「災」有關的〔字〕與〔詞〕兩個層面的有關材料，從時、空兩方面看都已經極為豐富全面。排比分析下來，從先秦一直到西漢晚期以前，文字系統中可謂已「無其位置」。



（二）

由上文所述可知，《說文》篆形「𠄎」，本就不一定實際獨立成字存在過。但是，《古文四聲韻》上平聲灰韻引王存乂《切韻》「𠄎」作，研究者或引甲骨文諸形說為「確有所本」云云。⁹⁰ 按此與前述出土文獻字形與用字習慣皆不合，且《說文》「𠄎」字亦作正篆而非「古文」，可知它也不會是可靠地來自六國文字者。

《說文》之所謂「籀文」，大概是我們以上講法的最大障礙。但對此也可以解釋為，此形之所謂「籀文」身分，恐本就不一定可靠。我們知道，《說文》所載籀文，固然絕大多數是可靠的西周晚期文字，其中有問題者也往往是屬於傳抄中字形走樣，或是受較晚出寫法影響的情況，⁹¹ 但仔細考察，恐怕也不乏摻入了較晚才出現的新字形、其「籀文」身分成問題者。例如，所謂「敢、壘、憲」三字





90 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頁11。

91 參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，頁54-57。

的籀文「設、璽、意」，恐皆即與此所論「災」屬同類情況。「設」形與先秦古文字乃至秦漢文字皆不合，而見於三體石經小篆，《尚書·無逸》、〈君奭〉、〈多方〉皆作類形。「意」形於漢印始多見，⁹²應係上从「音」形之「意」字的省體，也不可能出現很早。{璽}先秦古文字多作「尔」、「鉢」或「垠」，秦漢文字絕大多數作下从「土」旁之「璽」；「璽」字的出現，應是玉印較多流行之後的事，現所見最早者為銀雀山漢簡《孫子兵法》198的，且漢以前出土文獻中甚為少見，⁹³它也不可能早到籀文時代（西周晚期）。⁹⁴以上諸形，估計都是西漢中晚期才摻入當時傳抄的《史籀篇》當中的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正或係其形較為少見、與通行者不同，遂被認為其身分較古老、看作所謂「籀文」云云。

（三）

討論至此，應該再回頭全面權衡考慮有關字形與文字關係。

就殷墟甲骨文類形而論，如前文已詳加分析者，它只是从「才」聲者之簡體異寫，並非一個獨立的表意字；在當時大量用表{災}之字中，也僅是極小一部分；則它沒有流傳下來，其實也是很正常的事。既然甲骨文中真正从「才」聲且更為普遍常見之、類形都並未流傳到後世，則如一般講法所謂，其省體類形卻在《說文》中尚有保留作「𠄎」，反倒是更顯奇怪的。就後世「𠄎」形本身而言，可靠的「災（災）」字之出現，正與「蓄（蓄）」中變出「𠄎」形其時代大致相接續；那麼，最終將「𠄎」之來源歸為「𠄎」，就是極其自然的了。

就用字情況而言，以「災 / 災」字表{災}，可靠之例出現時








92 參見趙平安等編纂：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，頁 956。

93 此前發表材料中似僅有上舉銀雀山漢簡一例。另據海昏侯墓簡牘整理者所云，今本《論語》「爾」字簡本「皆作『璽』或『璽』」。見《海昏簡牘初論》，頁 156。

94 《說文》還有从「璽」聲之字「𠄎」、「𠄎」和「𠄎」，段注改「𠄎」為「𠄎」，與秦印文字合；「𠄎」與「𠄎」秦漢文字亦皆作从「璽」聲。

代甚晚。殷墟甲骨文中表{災}之字即多从「才」聲作；⁹⁵ 其中「𣎵 / 𣎵」類形體，後來又添加意符「火」，即《說文》和古書亦多見之「𣎵」字；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（包括《說文》古文），亦多用从「才」聲之字表{災}；在秦漢文字又普遍假借「蓄（蓄）」或「𣎵」表{災}的用字習慣背景下，後出之「災（災）」，其上半形亦正來自「𣎵（𣎵）」之上半，這樣講，有關承襲演變關係，從各方面看都是很自然直接的。如果從頭就插進一個「𣎵」，反倒是各方面皆有不合——文字系統中既無其他以之為聲符之字，表{災}之字又長期與所謂「𣎵」無關。

五、結語

總結上文所論，殷墟甲骨文中所謂「𣎵」之類形，其實並未流傳到後世。「災（災）」、「蓄（蓄）」等字中的「𣎵」形，本與甲骨文用為「災」者無關。形與小篆形之近同，完全只是出於巧合。我們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想，後世「災」字上半之「𣎵」形，也是跟甲骨文「災」的表意字之類形巧合地甚近，但研究者當然不會將它們相聯繫認同；那麼同樣地，我們說與之上半形無關，也就沒有甚麼不可理解接受的了。只不過，因為以前缺乏對有關字形的全面細緻考察，加上《說文》所謂「从一壅川」云云，又好像正可說通形、表面看來甚為直接，所以研究者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可謂長期「習焉不察」。但如前所述，這也不是甚麼堅實證據。這一層又好比研究者長期信從甲骨文「𣎵（害）」字釋讀為所謂「𣎵（它）」之說，且據《說文·它部》「它」字下說解「上古艸居患它，故相問無它乎」云云為證，都是看起來「很巧」，但其實似是而非、完全靠不住。

同類的殷墟甲骨文與秦漢篆隸表面看來其形極近甚至相同似能

95 參看李宗焜編著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下冊，頁1344-1348，第4266號「災」字。其中頁1347《屯南》344「从斤才聲」之字釋為「災」，參見黃天樹：〈商代文字的構造與「二書」說〉，收入氏著：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，頁47。亦見後刊《村中南》186。

直接對應上，但其間實際並無直接演變關係者，以前古文字考釋史上已經積累了不少例子。如甲骨文「𠄎」（『彗』字上半）」形與篆隸「羽」字，「𠄎」（『盃』字上半聲符）」形與篆隸「囚」字，「𠄎」（『盃』字上半聲符異體）」形與篆隸「因」字，「𠄎」（『宀』字異體）」形與篆隸「安」字等等，皆屬此類。並且，後兩例也是其形沒有流傳到後世者，與𠄎情況尤近。

當然，殷墟甲骨文的𠄎類字形應當釋讀為「災」，這一點仍然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⁹⁶ 其釋字建立在虛假的字形對應關係基礎上（且長期未被揭示出），但其釋所對應之「詞」卻是符合事實的，這不能不說是古文字考釋史上一個非常極端的有趣特例。情況完全相同的例子，似難尋覓。頗有相類之處者，則可舉「朝」字為例。我們知道，殷墟甲骨文中用表朝夕之{朝}者或作𠄎類形，表面看來似與隸楷的「朝」字形完全對應。但小篆「朝」字右旁為「舟」形而非「月」旁，研究者最初認為「舟」係「月」之訛形；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，大家才認識到，「舟」形實際上是從代表「川／水」的部件訛變而來的（有「變形音化」的因素）。西周金文中多見之用表朝夕之{朝}的𠄎、𠄎類形，實係「淖（潮）」字異體；從西周金文一直到秦漢篆隸，其實是放著早已有之的表意本字不用而長期假借「淖（潮）」為{朝}的。也就是說，殷墟甲骨文中大家直接釋寫為「朝」之形，與後世通行的「朝」字，其實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「同一字」，其間不存在直接的形體演變承襲關係。有此成例在前，則本文所論𠄎形之與「𠄎」無關，也就不是甚麼特別奇怪而不可思議之事了；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，這也就正是當今古文字考釋日趨「精密化」的體現吧。

2021年4月27日初稿

2021年6月9日改定

96 雖然本文完全否定𠄎與「𠄎」的字形沿襲對應關係，但從「釋寫方便」的角度而言，既然僅作𠄎、𠄎的那類表意字形，大家嚴式釋文亦作「𠄎（災）」，既已約定俗成，則仍不妨沿用，將𠄎等亦釋寫作「𠄎（災）」。

引用書目

-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安陽博物館編：《安陽博物館藏甲骨》。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白於藍編著：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蔡偉：〈釋「𠄎」身身鯨鰓〉，2013年1月16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1993>。
- 陳邦懷：《甲骨文零拾（附考釋）》。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。收入宋鎮豪、段志洪主編：《甲骨文獻集成》，第3冊，頁392-428。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陳劍：〈說「安」字〉。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107-123。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。
- ：〈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〉。收入氏著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317-457。
- 陳新：〈利用古文字知識校讀《尚書·盤庚》「由藥」一詞〉，2008年6月16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58>。
- （署名「雷燮仁」）：〈利用古文字知識校讀《尚書·盤庚》「由藥」一詞〉。《華學》第11輯，頁92-100。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方勇：〈釋秦簡中「畀」及相關諸字〉。《簡牘學研究》第五輯，頁59-65。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：〈讀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札記二則〉，2015年11月9日。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347。

- 編著：《秦簡牘文字編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故宮博物院編：《甲骨文入選「世界記憶名錄」發布會暨「甲骨收藏與絕學振興」高峰論壇紀實》。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韓巍、鄒大海整理：〈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今譯、圖版和專家筆談〉。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2015年第2期，頁232–266。
- 郝樹聲、張德芳：《懸泉漢簡研究》。蘭州：甘肅文化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何金松：〈釋「昔」「腊」〉。《華中師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84年第1期，頁119–121。
- 后曉榮：〈秦市亭陶文性質的新認識〉。《考古學報》2019年第3期，頁359–382。
- 胡平生、張德芳：《敦煌懸泉漢簡釋粹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胡平生、宋少華、陳松長主編：《中國簡牘集成（標註本）》，第14冊〈圖版選 卷下〉。蘭州：敦煌文藝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黃德寬主編，黃德寬、何琳儀、徐在國、郝士宏、陳秉新、王蘊智著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。
- 黃天樹：〈商代文字的構造與「二書」說〉。收入氏著：《黃天樹甲骨文論集》，頁34–53。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：〈說殷墟卜辭中一種特殊的「省形」〉。收入氏著：《黃天樹甲骨文論集》，頁132–137。
- 季旭昇：《甲骨文字根研究》。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：《說文新證》（二版）。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年。
- 蔣玉斌：〈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〉，2011年3月20日。下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。
- 金赫：〈甲骨文形體的分類與分析——以類組之間形體差異較大的常用字為中心〉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，2016年。
- 雷縉碕、喻遂生：〈甲骨文字符「水」的表義功能及「𣎵」字新釋〉。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2年第3期，頁81–83。

- 李愛輝：〈甲骨拼合第 286 則〉。收入黃天樹主編：《甲骨拼合五集》，第 1065 則，頁 66、293。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9 年。
- 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 年。
- 李聰：〈弁、筐考辯〉。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十輯，頁 243-252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 年。
- 李天虹、華楠、李志芳：〈胡家草場漢簡《詰咎》篇與睡虎地秦簡《日書·詰》對讀〉。《文物》2020 年第 8 期，頁 53-59。
- 李孝定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。南港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 年。
- 李學勤主編：《字源》。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；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。
-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：〈《里耶秦簡（貳）》校讀（一）〉，2018 年 5 月 17 日。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「簡帛」網。網址：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3105。
- 李宗焜編著：《甲骨文字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。
- 梁春勝：《楷書部件演變研究》。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12 年。
- 林宏明：〈甲骨新綴第 542-545 例〉，2014 年 10 月 30 日。下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4596.html>。
- 林澐：〈究竟是「翦伐」還是「撲伐」〉。收入氏著：《林澐文集·文字卷》，頁 218-222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 年。
- 劉瑞編著：《秦封泥集存》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0 年。
- 劉釗：〈釋甲骨文藉、羲、螻、敖、戕諸字〉。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1990 年第 2 期，頁 8-13。收入氏著：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頁 1-17。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5 年。
- ：《古文字構形學（修訂本）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。
- 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（增訂本）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 年。
- 主編，鄭健飛、李霜潔、程少軒協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

- 全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。
- 盧芳玉：〈新見漢代誌墓刻銘研究札記〉。《中國書法》2004年第11期，頁39-47。
- 羅福頤主編，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璽印組編：《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》。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羅振玉：《殷虛書契考釋三種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馬孝亮：〈對兩個甲骨文字的探源〉。《中原文物》1988年第4期，頁53-55。
- 馬之嬭：〈「昔」字本義探究〉。《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2020年第5期，頁59-62。
- 毛遠明：《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- 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編：《甲骨文字字釋綜覽》。東京：東京大学出版会，1993年。
- 裘錫圭：〈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讀後記〉。收入氏著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，第三卷「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」，頁363-393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
- 任紅雨編著：《中國封泥大系》。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沙加爾（Laurent Sagart）著，龔羣虎譯：《上古漢語詞根》（*The Roots of Old Chinese*）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山西博物院編：《爭鋒——晉楚文明》。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單曉偉：《秦文字疏證》。合肥：安徽大學博士論文，2010年。
- 單育辰：〈釋甲骨文「𠄎」字〉。收入李守奎主編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與古史新探》，頁497-511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。
- 沈培：〈從西周金文「姚」字的寫法看楚文字「兆」字的來源〉。收入張光裕、黃德寬等主編：《古文字學論稿》，頁323-331。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蘇建洲：〈《楚居》簡9「臯」字及相關諸字考釋〉。收入氏著：《楚文字論集》，頁321-342。臺北：萬卷樓，2011年。

- ：〈北大簡《老子》字詞補正與相關問題討論〉。《中國文字》新四十一期，頁 95–136。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5 年。
- 孫慰祖：〈戰國秦漢南北朝璽印的斷代與辨偽〉。收入氏著：《可齋論印新稿》，頁 156–196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 年。
- 主編，蔡進華、張健、駱錚編：《古封泥集成》。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 年。
- 汪寧生：〈釋臣〉。收入氏著：《汪寧生論著萃編》，上卷，頁 392–396。昆明：雲南民族出版社，2001 年。
- 王恩田編著：《陶文圖錄》。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 年。
- 王貴元：《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》。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。
- 王國維：〈釋由上 / 下〉。收入氏著：《觀堂集林》，第 1 冊，頁 274–279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 年。
- 王輝主編，楊宗兵、彭文、蔣文孝編著：《秦文字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 年。
- 王念孫撰，徐煒君、樊波成、虞思徵、張靖偉等校點：《讀書雜誌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 年。
- 王穎：〈釋「昔」〉。《語文學刊（高等教育版）》2011 年第 7 期，頁 35–36、40。
- 王宇信：〈試讀《安陽市博物館藏甲骨文字》〉。《中原文物》1981 年第 3 期，頁 42–46。
- 王子楊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 年。
- 濰坊市博物館、昌樂縣文管所：〈山東昌樂縣東圈漢墓〉。《考古》1993 年第 6 期，頁 525–533、555、圖版陸至柒。
- 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、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：〈阜陽漢簡《萬物》〉。《文物》1988 年第 4 期，頁 36–47、54、圖版貳。
- 吳福助：《秦始皇刻石考》。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4 年。
- 吳良寶：《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》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

- 社，2005年。
- 編纂：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武利華：《徐州漢畫像石通論》。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謝明文：〈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〉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博士論文，2012年。
- ：〈陳喜壺補釋〉。《「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」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》，頁88-97。廈門：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，2019年11月8日-11日。
- ：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020：謝明文〉，2020年8月28日。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627>。
- 徐無聞主編，王大炎、李宗貴、查中林、周旭初、辛星編：《甲金篆隸大字典》。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徐無聞主編，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：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。
- 徐玉立主編：《漢碑全集》。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徐在國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從「甾」的相關字〉。《戰國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，頁10-15。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。
- 徐正考編著：《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》。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徐正考、肖攀編著：《漢代文字編》。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6年。
- 楊寶忠：《論衡校箋》。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楊武站：〈漢陽陵出土封泥考〉。《考古與文物》2011年第4期，頁59-66。
- ：〈漢陽陵出土封泥研究〉。《西部考古》第八輯，頁133-143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5年。
- 葉玉森：〈說契〉。《學衡》第31期（1924年），「述學」，頁1a-5b。
- 于省吾主編，姚孝遂按語編撰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。北京：中華書

- 局，1996年。
- 臧克和主編：《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》。廣州：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張存良：〈水泉子漢簡《蒼頡篇》整理與研究〉。蘭州：蘭州大學博士論文，2015年。
- 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。北京：綫裝書局，2007年。
- 張俊民：〈懸泉漢簡與班固《漢書》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比較〉。《文獻》2013年第2期，頁55-61。
- 張儒、劉毓慶：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。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張玉金、高虹主編：《全功能漢語常用字字典》。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趙平安、李婧、石小力編纂：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。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朱鳳瀚主編，柯中華副主編：《海昏簡牘初論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。

The Character *xi* 昔 and the True Origin of the Form *zai* 𤇗

CHEN Jian

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, Fudan University

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
Civilization Studies

The character *xi* 昔, which is found in many different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 from Yinxu,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-called “ancient flood” or “The Great Flood.”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*xi* 昔 is indeed “bygone days” or “former days.” It is not a syssemantograph, but rather a phonogram without much cultural information, having *ri* 日 as the semantic component and *cuo* 𠂔 / 𠂕 as the phonetic component. The graph *cuo* 𠂔 / 𠂕, depicting a rough and wrinkled texture, is a semantographic protoform for both *xi* 昔 and *que* 𠂔 (and maybe *cuo* 錯 as well) and functions as a phonetic component in various characters.

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character *zai* 災 is occasionally written with a variant form that the phonetic component *cai* 才 is added on top of the original semantograph. The form 𤇗, denoting the word *zai* “disaster” in oracle bones, is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at variant. Therefore there is no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𤇗 and the one 𤇗 in the later writing system. The form 𤇗 was derived from a variant of the form 𤇗, the upper section and phonetic component of the form 𤇗 / 𤇗 (i.e. 𤇗), and probably was not considered to be a character on its own in the first place.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 災 (i.e. 災) is a result of the simpl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 of 燿 (i.e. 燿).

Keywords: Origins of graphic forms, the character *xi* 昔, the form *zai* 𤇗, the character *zai* 𤇗